

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贾平凹

晚雨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贾平凹

张学昕
编

晚雨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雨 / 贾平凹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7.4

(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9499-4

I. ①晚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1190 号

书 名 晚 雨

著 者 贾平凹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责任校对 黄 婷 王娜娜 史誉遐 刘 娜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375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499-4

定 价 3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001__地震——1976 年的一个故事

012__饺子馆

036__猎人

054__小人物

074__梅花

088__火纸

113__黑氏

151__人极

179__晚雨

242__五魁

地震——1976 年的一个故事

天放亮了，其实并没有真亮，一切还在睡着，山道上只有他和他的毛驴。霜在石板路上潮白，潮得有一铜钱厚了，越发显得石板硬，驴蹄叩下去，干而脆的响。哪里传来一声怪叫，是狼嚎吗？他抬头看那山尖上的月亮，月亮在陪伴他走了一夜；似要隐藏到对面山峰后去。他在黑暗里划着了一根火柴，看着一朵火苗在激动地打战，一直到火燃到手指了，点着一支香烟，吸着又走了。霜地里一溜蹄窝，一溜脚印。

过了一座木桥，远远看见前边的树林子里有了几点人影，踏着河边的薄冰再往里走，人家便渐渐现了。林荫之间，翘一簇霜白屋角，垂几条酒店黄旗，几声细细的鸡啼；突然间，有人在笑了，笑得山泉似的豁朗：

“嗨，嗨，嗨！”

他回过头来，河边的冰上蹲着一个老人，正从身下的冰窟窿里往外拉着捞鱼网，有几条银鱼已经在冰层上闪动。那老人却看着他，笑得更快活了。

“嗨，嗨，嗨！”

他疑惑了，立住脚步，吃力地将背上的行李卷儿往上耸耸，那是他当行政干部多年来走乡串村的家当。立即，系着的茶水缸子，吃饭瓷碗，便叮当地晃起来。

“嗨，大清早碰见你这怪人了，放着这么好的毛驴，自己倒苦着背行李，那是你家小媳妇吗？”

他才听明白了，难为情得脸红了，但立刻就高兴了：“它累。它真好吗？”

老人手在口边哈哈了，跑过来，蹲在毛驴的胯前揣揣，又在毛驴的背上拍拍，便睁着小而细的眼睛看起他来，说：“哈，亏你有这么好的毛虫，这是纯南山种嘛！它顶辆小拖拉机呢，驮件行李卷儿倒会累着？”

他并没有反感老人的嘲弄，倒浑身抖抖地来了精神，拉长声音吆喝毛驴又往前走。老人倒疑惑了，忘了再拉那网，在后边说：“怪人，怪人！”

他只当没听见，看那太阳已经出来，在冰层上变幻五彩颜色，毛驴就在光环中走着，四蹄儿像鼓点一般叩响，那毛茸茸的耳朵上，脊梁上，冒着热气，有银亮亮的水珠儿闪动了。“怪人”，他想着老人的话，倒觉得可笑，好毛驴，一点没错，这么好的毛驴忍心让它累着？当然它可以驮二三百斤的驮子，可是，它怎么能驮这行李卷儿，行李是我的，“它是老六的。”他说。

一提起老六，他觉得这捞鱼老人哪儿有点像老六的，但老六没那么胖，也没那么多笑，好像那脸上的皱纹从来没有舒展过。嗜好吗？他似乎没有发现，他到那个村子驻队了半年，从未见老六吸过烟、喝过酒，或者唱乱弹、斗棋子的。只是有一次他去老六家，看见老六将毛驴的拥脖套在自己脖子上，正跪在毛驴旁，小心翼翼地，拿篦梳梳那驴毛，大舌头就在嘴里搅着咬，吱吱地响着节奏。那毛驴就是这么大的，黑红色毛的

南山种。

这是两年前的老六了，现在呢，还是那一脸的皱纹？学会吃烟、喝酒了吧？毛驴是老六的命，毛驴要送赔他了，老六一定有什么好的预兆呢！说不定，一见到毛驴，会舒展一脸的皱纹，笑得有捞鱼老人的豁朗。噫，那笑，会使他得到多少慰藉，将要摇落他苦闷树上的多少个枯叶哩。他想到痛快处，自己便先笑了，笑得似断非断地喘，扬手将一块石子流星般地甩到远远的地方去了。

“哇！”一声惊叫，远处山根的枯树上，一群老鸦起飞了，哇哇不止。他兀自一个惊悸，出了一身冷汗，立时在那里站定了：他害怕听这鸟惊声。这声音，一年多来，常常使他心惊。他永远也忘记不了那天去老六家拉毛驴，老六脸色乌青，额上的皱纹深得能放下一根指头，拿一种恐怖的目光瞪他。等他把毛驴拉出院门，老六突然发疯似的扑进毛驴棚，用头撞墙，抓着驴拥脖子，下死劲地撕，撕不烂，就从门里甩了出去，正打到门前榆树上的老鸦巢里，巢被打落了，一树鸟叫。

“老六，你还记恨我吗？”他想，当再走进老六的门口，那指头深的皱纹，那撕拥脖的手……他不敢往下想了，竭力闭上眼睛，只在喃喃说，“我给你赔毛驴来了，我给你赔不是来了！”

他呆呆地换着步子往前走，踏碎了多少冰块，踢开了多少石子，他全然不理睬。清醒的时候，路已经伸延到山根下了。那里是一个土坪，太阳照在上边，歪长着未收割净的谷禾秆儿，毛驴早抢前去大吃大嚼，然后就打起滚儿来，喜欢得像一个孩子了。

他站在毛驴旁边，没有去催赶，欣赏着它的快活，自己也觉得快活，任那四蹄踢腾起来的土星、草末儿落在自己的头上、肩上。“我该像是老六了哩！”毛驴打滚的时候，老六就是这么干的，那一次不是为看驴打滚，

把一碗饭迷得吃不成了惹老婆一场骂吗？他记得他去劝架，那老婆拿出和她衣服一样花色的驴拥脖，和她篦梳一样式样的刷毛梳，说：

“老驴成了他一口人了，他心里没有我这个老婆了！”

毛驴总算打完了滚，从土雾团里站起来，耸耸耳朵，咂一下嘴，痴痴地对着空中叫了一声，他也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，站起来，赶着毛驴又上路了。

路愈来愈弯，慢慢爬向山去。太阳在头顶的光景，开始翻白云坡了，那坡弯处，浸水从石缝里流出来，一夜的风寒，那水就流不动，漫路上结一层冰，溜溜儿地闪着青光。毛驴走上去，四蹄一阵乱弹，滑倒了，爬起来再上，蹄儿就一步挪不得，他在后边推推，连人带驴又栽倒了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对着青冰发呆了。突然，他嘿嘿地笑起来了，笑得是那么羞涩、腼腆，好像责备自己刚才的过失，连毛驴也吃惊地望着他。他取下背上的行李卷儿，三下两下地打开了，是一条浅花绸被子。这是四年前他们结婚的被子，盖过幸福和甜蜜，拍拍，就铺在冰上了，然后向毛驴挤着眉眼儿，拉着毛驴从上边走过去了，嘴里还在说：“小心，小心，别把那花儿踩烂了！”

被子路走完了，他又跪下去，把被子从后边拉到前边，又铺开了……终于安全通过冰路了，他高兴地拍拍毛驴的头，说：“这有什么可慌的？你跟着我，我会像待我玲儿妈坐月子一样伺候你哩！”

这当儿，一个妇女背着一篓木炭正从坡上下来，忍不住嗤地笑喷了，说：“坐月子的要记恨这毛虫哩！”

他一时烧了脸，不敢看那妇女，拉了毛驴便走，口里慌慌地说：“老六会这样做的。”

那妇女听不懂他的话，再问他时，他已经爬得很高了。弯弯扭扭的

坡道上，弓着腰，背着那浅花绸被子卷儿，手里拿一根树条，在打着毛驴；那不是打，是像在赶走驴身上的蚊子似的。

现在爬上坡顶了，他出了一身汗，却唉声叹气地痛惜那毛驴身上的汗，从口袋掏出条手帕来，又不忍心的样子，但还是给毛驴擦起来，说：“老六会是这样做的。”

他毕竟小腿发软，瘫坐在一块石头上喘气。看坡的那边，坡道显得平缓多了，路面一拐一拐到坡下去。每一个拐弯处，就是一个沟洼，长满了柏树，高高的干儿，圆锥形的枝叶，活脱脱地竖着一片毛笔，一缕一缕的炊烟就从那笔林中端端长上来；那该是一处人家了。下了坡去，便是那几片水田，再远，茫茫通天湖，一行白鹭，几点渔帆，沿湖远去的那一痕隐隐的山峦根下，便就是老六的家了。

“老六，我来了，我真的就又来了呢！”

一时间，老六清清楚楚就出现在他眼前了：瞧那指头深的皱纹，那撕拥脖的黑手。老六，你怎么还那么瞪着眼睛看我呢？我知道你恨死了我，你骂我吧，只要收下这头毛驴，我就一辈子都心安理得了。

一只野兔子，突然从草窝里跳起，“呼”的一声，箭似的向坡下蹿去了。毛驴乍惊，浑身那么一个哆嗦。他赶忙抱住了毛驴，用手搔那耳根，竖起的耳朵才慢慢平顺下来。他蓦地记起那天晚上：他们把老六家的毛驴拉到了队部，进院门时，那毛驴撑着四蹄，扎根似的不动，他打，它就后蹄踢……末了打进院来，它又啃断了缰绳，结果只得用铁绳套起来。后来，竟死了。

他突然眼泪汪汪起来，对着毛驴说起来了：

“那是一头好毛驴，条干好，毛色好，吃手好，力气好，是我们把它害死了啊！”

“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上边有指示，有政策，说私人不能养毛驴，要割资本主义尾巴。我们驻队的干部，就只得抓尖子，杀鸡给猴看。老六偏是毛驴经，方圆村里就数着他养的毛驴壮，有力气……”

“当然是我没种，明知道这做法不对，但还是做了。毛驴死后，一年多来，我无论在老六的村子，还是在山里川里驻队，一闭上眼睛，就看见那毛驴临死前的哆嗦样子。”

“我总算在深山里买到这头毛驴了，我要买，再贵的价钱我也要买。这真是好毛驴，我要赔给老六，他额上的皱纹不能再深了，他是毛驴命，他不能没有他自己的一头好毛驴啊！”

他把手摸到毛驴的嘴边，毛驴伸出舌头舔手，痒痒的，是那样地舒服，一直舒服到心上，头上，脚上。他又摸到驴肚子上，那肚子好像鼓鼓的，是怀孕了吗？那生出来，又是一辆小拖拉机了，驮粪，推磨，拉车……老六怎么个高兴呢！末了，他摸到了毛驴的蹄上，那蹄多么结实，铁打似的，竟然在石头上能叩出火星来呢。

“我知道你是和我耍哩，我不打你；我是打过毛驴的，该毛驴报复我，踢得好哩！”

他和他的毛驴，就这么一边走着，一边说着，一直到了中午，来到了坡下湖边的一家小饭店里；店很小，是三家农民联合开办的。他在门前拴了驴，走进去，一位店主人竟是他先前相识的一个汉子，那汉子先是一惊，立即劈头就说：

“老贾哎，是来吃饭的，还是来封店的？”

他脸唰地红了，想起自己以前的嘴脸，难堪地不想走进去了，那汉子说：

“要是封了店，这山上山下就没你喝口热水的地方了，今日个，你可

要尝尝，这饭里有没有资本主义毒哩！坐，来碗羊肉泡吧！”

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泡端上来，一时吃得他满头满脸的汗水了，这当儿，他看见店里人都拿眼往门口瞅。门口处是涌了一堆人，仄耳听听，原来是在评头论足那毛驴：

“瞧这毛虫的骨架，能驮两筐子粪吧？”

“再放两筐子，它腿也不打战的。”

“吓！骑上去兜阵风吧！”

“可不，主人要和你拼命哩。你没见他连行李也不让毛驴驮吗？”

“这吝鬼是谁？”

“吃羊肉泡的。”

他听见了，并没有恼，反倒放下碗走出来，亮着油嘴，说：

“毛驴是我的，不错吧，这是纯南山种哩！”

他在人们的嘴唇皱起的声响中，赶着毛驴走了，还是背着行李卷儿，拿一根树条打在毛驴身上，那不是打，像是在赶走驴身上的蚊子似的。

毛驴赶过那小小的镇街上，他在商店里买了一颗大铃铛，系在了毛驴的脖子上，赶着从窄窄的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走，那驴蹄儿鼓点似的敲，铃铛就是晃晃晃地响，他背着行李卷儿，喘着粗气，小步溜丢地相跟着跑，惹得一街两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。

出了镇街，天开始变阴了，有冷风从南边山巅上刮过来，呜呜地响，一会儿就下起麦粒雪来，那麦粒雪越下越大，走不上二里地，就撕棉扯絮起来，人变白了，驴变白了，那坑坑洼洼的路面，平抹得一溜白净。他想，下得好，下得好，正赶上老六家没有防冷的木炭了吧？这毛驴一到家，就可以去集市上驮炭了。老六老婆如果想要趁冬闲逛娘家去，毛驴可以套上那辆小车，一口气跑到三十里外的白杨庄去哩……呵，这雪把坑坑洼

洼的地面抹得这么一样平顺，一样颜色，这毛驴也会像这雪一样的，会抹掉他和老六心上的鸿沟哩！

这时候，他突然发现毛驴竟是最好的动物了，它不会说话，却能和人交流最丰富的感情；它是牲畜，却寄托了人多么深切的思想啊！

现在，他已经站在老六村子前的大场上了。村子里静悄悄的，无声无息的雪花，落盖着那高墙，低坑，黑的牛粪，红的梅花。老六家就在村口，低低的屋舍，成了雪窟，只露出门窗的黑洞。啊，那绕着葡萄的院墙，那圈过毛驴的草棚，那架过鸟巢的榆树……他站住了，他不知道怎样挪动走向这家的脚步，不知道该怎么叫一声“老六”。然而，他到底走到了门口，叫了一声：“老六！”

屋里传来一声婴儿哭声，雪已经落平了他走来的脚印子，他再叫一声：“老六！”

一个女人提着瓷罐从里边出来，他认得是老六的老婆。他向她问好，她“啊”的一声，就没有词儿了，但立即就热情地招呼进屋，而且还笑了，虽然那么努力。说：“是你，你又来了？！”

“我又来了，”他说，“老六呢？”

他突然眼光直起来，猛地转过了身，趴在那墙上，一双手使劲地在那里抓，墙皮土簌簌地往下落。他猛地看见她的后脑勺了：那小小的稀松的发卷儿上，缠着白布。他一个冷战，惊慌叫道：

“老六他？他？老六呢？老六呢啊？！”

她慢慢回过头来，说：“他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！他怎么能死了？他怎么死的啊？！”

她看着他，嘴抖抖着，便终未说出一个字来，突然就说：“你是又来驻队的吧？这儿风声很大，说要地震哩，人都搬到后坡那里住去了。他们

催了我几次，我也要搬了。要走了，我去坟上给他说一声。”

她一只脚已经跨出门来，似乎立即就要走了。他赶忙说：“我要见见他，我同你一道去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她突然脸色苍白起来，“他恨你，后来天天在骂你。”

她说着，急急逃走了，在雪地里，回过头来又看了一眼，见他木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便脚高步低地一路去了。

他站在那里，站了好长时间，当回头看见了那条毛驴，才咬咬牙子，说：“我要见他，他会见我的。”

他扭转了身子，走出了两步，却又停住了，他听见屋里的婴儿哭得正凶。老六有孩子啦？老六结婚迟，老婆又大两岁，是个寡妇，过门时带着一个女娃，前几年就在县上读初中，现在怕已上了高中吧，老六那阵儿总盼有个孩子，到底老来添子了！“把孩子抱上，他老六还不肯见我吗？”他走进屋去，屋里黑洞洞的，站定了一会儿，才看清屋里空空的，只有两个被单包成的包袱，里边塞着米面、衣物，鼓囊囊地堆在炕上。旁边的小被窝里，挣扎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。他抱起来，是个男孩，黑黑的，完全是老六的额角。“老六，老六。”他叫着孩子爸爸的名，在那红红的脸上亲了一口，就三下两下地，将孩子搂在怀里了。但立即又放下，拉进毛驴，把一个箩筐系在毛驴背上，取下自己背上的浅花绸子被儿，在里边铺好了，然后把孩子放进去，掖掖被角，牵了毛驴顺着老六老婆的脚印去了。

雪还在下着，下得越发大。满世界里，白茫茫的，一切是一个色调，一切都在消失。只是他和他的毛驴。孩子已经睡着了，均匀地呼吸着，轻得像落在被子上的雪花。他凭着他的记忆，在没有了道路的村前田野里走。前边是那棵柳树了，那树原来是站在三岔路口上的：一条通往村中，一条通往邻村，一条通往后坡。他站在了三岔路口，脑子里想起了过

去的一切，他曾经过这个路口到这个村子驻队，也曾经过这个路口拉走了老六的毛驴，现在，他又回到了这个三岔路口，他不明白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，他心跳，脸烧，他恨不得雪越下越大，埋了他的脚印。他站在那里了，雪轻轻往身上落，头上肩上已经落有厚厚的一层了，他觉得他的思想和血液都冻住了。

突然间，他听见一种呜呜咽咽的哭声，抬头看去，就在前边的雪地里，老六老婆跪在了那里。他扑死拽活地赶过去，看见了那里有一个雪堆，她正把瓷罐端起来，在上边浇，那是酒，满满一罐子柿子酒；雪堆上立即出现几处洞儿，那长长的荒草从雪里冒出来，断了顶的枯茎在风中索索地抖响。这就是老六？老六就睡在这儿？老六老婆哽咽着哭开了：

“他爸啊，你知道吗？要闹地震啦！村里人都搬走了，我没有走，我离不得你，我要守着你在这儿。可村里人不行，硬催着我走，唉，我和孩子也就要走了，可怜你一个人就留在这里了啊！”

他站在那里，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，只觉得胸口烫得难受，他狠劲地撕，撕掉了纽扣，撕破了衬衣，在那皮肉上抓出了红道。毛驴浑身一个劲哆嗦，似乎毛也根根竖了起来，拼命地挣脱着缰绳。他牵不住了，拼命地牵，毛驴猛地回过头来，就对着那雪堆，吼叫了一声。他在那里呆住了，像一根木头，像一块冰碴……

是的，老六是睡在这里了，永远睡在这里了；他想着，老六是怎么死的？“他在恨我，骂我，我在他眼里成了什么人了！啊，啊！为什么就变成狼了？是什么逼得我变成一只狼了啊？！”唉，老六能在这里睡安宁吗？这不死的冤魂在哪儿呢？在岩浆里？在地火里？地震，震吧，哪一天冲破了这地层，这尘土，让冤魂都升天了吧！

雪还在下着，雪还在下。一切都是静的，静悄悄的。茫茫世界里，厚

厚地覆盖着雪，一色白净。毛驴终于安静下来了。四蹄扎根似的站着，那箩筐里的老六的儿子，已经睡熟了，浅花绸被子被风刮开了角，雪落下来，在孩子红彤彤的脸上化着水珠儿。他忙将被角重新掖好，还在想着什么。想什么呢？什么也想不出来了，只是呆呆地站着，像一根木头，像一块冰碴……

1979年11月24日于西安

饺子馆

在西安,常常被编成段子受戏谑的是上海人和河南人。说上海人如何的小气,买烧鸡只肯买鸡爪子,买一只鸡爪子从西安上火车,一路都在嘴里啃呀,啃呀,到上海了还没有啃净。编河南人的段子就更多了,著名的是董存瑞炸碉堡:董存瑞去炸桥上的碉堡时是和他的战友一块去的,战友是河南人。河南人让董存瑞手撑着炸药包,说,我去寻个棍儿来支。河南人一去却再不回来,总攻的号角吹了,董存瑞只好拉响了导火索。董存瑞是一边拉导火索一边喊:河南人——你日弄了我……就牺牲了。西安人戏谑上海人,上海人不多理会,因为上海离西安远。河南人就不行了,骂西安人“日巴要”。“日巴要”是西安的土话,意思即没正经没品位。陕西和河南是邻省,西安城里五分之一又都是河南籍人,西安人和河南人就有故事啦。这个故事是在西安的一家饺子馆里开始的。

时间是中午,咚,门被脚蹬开了,胡子文领着三个中学时的女同学进来吃饺子。胡子文说:日巴要,这么小个饭馆!同学说:不小啦,再大的饺子馆还不都是只吃一肚子。胡子文说:那就委屈各位了!同学说:是

荣幸，文联外联部的主任平日都是吃请哪有过请吃的？胡子文笑着说：这倒是。勾着一个指头把服务员招来，问都有什么馅儿的饺子？服务员很热情，忙说了两个“中，中”。胡子文说：怎么说河南话？服务员说：老板是河南人，要求我们必须说河南话。胡子文说：这才是怪事，日巴要，我就要你说西安话！服务员说：对不起，这是我们饭馆的特色。胡子文有些躁了：把你们老板叫来！服务员转身走去。同学劝胡子文：说河南话就说河南话吧，只要饺子好吃，生什么气呢？胡子文就笑了笑，把眼镜卸下来放在桌上，一边松着领带一边逐个询问同学的近况。三个女同学大概说了一下，因为都混得不好，有些不好意思。胡子文说：好日子会有的，以后就顺了。一仰头，瞧见从收银台处有一个黑矮胖子迈着步子走了过来，就把眼镜又戴上，说：工厂效益差，可以辞职自个儿干么，比如卖服装……一个同学说：老板真的来了！胡子文已经估摸过来的是老板，哼了一下：农民！接着说：人家农民进城都赚钱了，城里人倒混得没头没脑子？那个同学一直在看着过来的老板，低声说：这么个黑胖子，怕是黑道上的人哩。胡子文当然不能和一个黑道上的人论理了，老板站在了桌边，张口才要招呼，胡子文偏不理睬，继续给同学说道理，甚至说到了古人：熬过一段，前景就光明了，古人也说了，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”黑胖子和蔼地说：斜字在这里恐怕不念邪音，该是念峡音吧。胡子文猛然觉悟斜字是要念作峡音的，耳梢红了一下，却随之眼睛也斜了，说：你是这里的老板？胖子说：小门面，不成体统。胡子文轻笑了：我难道不知道会念峡音吗，我是故意试试你的！西安自古居不易，我要看看一个河南人在西安怎么就办红火了一个饭馆？！还行，老板！老板更加和蔼了，胖脸上开始出现酒窝，酒窝不是在腮上而在两眼角下，显得憨厚又滑稽，说：我是从河南乡下来的。胡子文说：这看得出来。老板说：